

庫 文 育 教 民 國

談 平 教 運 動

譯 瀛 孟 許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80148.1)

國民教育文庫
談平教運動一冊

Tell The People
定價 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Pearl S. Buck

原著者 孟瀛

譯述者 朱經英

主編者 沈百英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譯者序言

有一天鄉建學院教育系的一位同學問我關於定縣的平教運動有甚麼書可讀等我舉出平教會出版的幾種重要著作之後，他說我暫時不願讀太專門或過於詳細的實驗報告，我想先讀簡單一點的敘述。我說凡關於鄉村教育或鄉村建設一類的書籍都會有一章甚至一節論到定縣的實驗，也可翻閱一下。他又說我需要對於這個運動先得到一個全部歷史的大概認識。我說這種著作，中文裏面還沒有，英文裏面最近有 Pearl S. Buck 寫的 “Tell The People”，一書是很值得一讀的。

的確，平民教育運動發生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到今天已經有二十六年的歷史，很需要一部平教運動史，讓大家對於這個運動有一個明白系統的認識。而且這一部運動史決不會僅限於平教運動的本身，更不止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自己的工作。因為在時間上，這個運動發生最早，此後國內各地類似的工作實驗都直接間接受其影響，如廣西的國民教育實驗，江寧蘭谿等

實驗縣的設立，以及今日的新縣制，通通要追源於定縣的實驗。所以一部平教運動史不啻一部全國鄉村建設運動史。

中國的鄉建運動到二十六年中日事變前夕，可謂極一時之盛，已經形成全國政教的新趨勢。可惜抗戰時間各地的實驗工作均先後被迫停頓而夭折了，惟獨平教會的工作仍在晏陽初先生領導之下繼續有湖南衡山四川新都的戰時實驗，以及後來的鄉村建設育才院和今日的鄉村建設學院，不但工作未曾停頓，且有趨於更系統化的新試驗。晏先生近兩年曾在古巴南美倡導平教運動，力主國際合作爲今後平教運動的必要策略。

本書原著是晏先生同美國作家賽珍珠女士關於平教運動談話的記錄，一位是運動的創始人及領導者，一位是國際知名的作家，結果這本書的內容和文字自然是親切生動，成功極富趣味的著作了。所以這本書一方面是關於平教運動的簡單史話，同時也就是一部將來更完備的平教運動史的小引。

這本書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自有它的地位。我們知道，中國的鄉村教育前身就是平民識字

運動，後來很快就轉變成爲鄉建運動，這其間的演變過程與線索，在本書裏面可以尋得答案。

譯者在逐譯本書的時候，不時有種感想，覺得平教運動能有今日的成績，其中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領袖得人，二是經費充足，三是人才薈萃。讀者從本書裏面可以看出晏先生對於運動本身富有熱忱，遂爾引起國內外廣大的同情，因而捐款協助者勇躍，經費便有了基礎。再看當年在定縣工作的人事方面，更令人滿意。任何方面的實驗，都有第一流專家主持，所以結果定縣實驗幾乎包括盡了社會改造工作和整個人生活動。舊文化的調整，新文化的介紹，不論內容或方法，皆能自成一套。尤其不能不佩服這般第一等人才毅然下鄉苦幹的精神，足證他們是受着高尚的人生理想的激動。這比較在大都市辦平常事業，其成功實在是更難能可貴了。希望今後的平教運動仍能大量羅致第一等人才來從事最有價值的社會實驗。

一九四六、十二、三十一日、于渝郊

著者序言

我們此刻正當全世界和平與戰爭搖擺不定的緊要關頭。地方性的問題，顯然是不大重要了。今天評判我們思想和行爲的標準，應當是看對於世界有甚麼意義和價值。這次大戰並沒把各國——聯合國也在內——的關係弄得更密切。我們到處所看見的，是各國彼此間的分裂。但是祇有一個偉大的要求，能讓全世界成爲一個整體——就是和平的要求。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在渴望和平，因爲有和平，他們纔可以生活。

但是怎樣纔會有和平呢？實現和平，不像製造機器，作買賣，甚至發動戰爭，可以只限於事情的本身。和平就不這麼簡單。和平是許多方面的成績所造成的結果。因爲和平是一種理想，祇有全世界所有的人類都得到平等的安全，然後纔會有和平。至於人們一天到晚費盡心血研究討論的所謂和平方案，是沒有甚麼用處的。我們首先要計劃怎樣來鏟除一切壓迫，飢餓和愚昧。等到人民滿意了，和平就來了，人民還在受惡劣政府和飢餓愚昧的種種壓迫，他們不會滿意，自然也不會有和

平現在許多人祇知道忙着和平運動，好像把和平本身當作一件事情來做，這實在是我們這個愚蠢的時代一種最傻的現象。

現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民受着腐敗政治的壓迫，愚昧無知，營養不良，時刻在受疾病的威脅，所以首先應該爲他們打算，怎樣使他們受教育？怎樣使他們健康？怎樣使他們都吃飽飯？有知識？能自治？如果不能計劃使這些事情實現，空談和平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有沒有一種計劃，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當中把這些大多數的人民生活都改變過來？我們沒有時間等候一般年限過長的教育歷程。應該就着建設來實施教育。人民必須在他們的做上來學。他們從事於建設，就是從事於學習。

這本書就是一個建設計劃的記錄。這個計劃已經有過二十五年的實際試驗。爲解決我們今天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這個計劃也曾經過嚴格的測驗。這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創造實施的計劃。二十五年前晏陽初先生同他的朋友看到他們國內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全國有四分之三的人民不識字，常患疾病，而且受着政治的壓迫，他們就想到怎樣在十年內把這種可憐的現象完全除

掉，他們就下定決心用實驗的工作來解答他們的問題。他們的實驗工作還未完成，中日戰爭爆發。但是各種實驗已經做了。全部計劃不僅準備在中國推行，而且準備推行到世界各地。這種計劃對於美國南部，南美洲的某些地方，古巴，巴多里科，甚至非洲印度，東南亞以及凡受着飢餓，愚昧與暴政壓迫的人民，都是極端有價值的。

×

×

×

但是在這裏，我要先請讀者注意。不管是個人或政府，假使在內心裏不能和這般中國青年一樣地相信一般平民應當有充分的食物，健康，生計和好的政府，那就決不會使這種計劃實現。尊重人類乃是任何和平計劃的先決條件。

今天有一個絕大的危險，就是在許多大人物的思想裏面都把這個先決條件忘掉了。尤其在西洋各國是如此。他們的善意和智慧，我們是承認的，不過他們的世界計劃多半是根據他們認為的人民需要，而不去找出人民究竟缺乏的是甚麼。一種計劃如果不能補充人民自己的缺陷，祇知道強迫人民實行，即令是對他們有好處，也必然會失敗。雖是爲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強迫的結果，必

至延誤和平的希望。假使愚昧的人民自己不知道祈求對他們真正有好處的事物，這時候最需要的不是強迫，而是教育和指導。

這本小冊子就是敘述一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怎樣因為對於他們本國一般平民的優良品性，受了深刻的感動，乃下決心去同這般人民共同生活，學習認識他們的缺陷和需要，學習怎樣來創造一種計劃，並設法去實行。

今天全世界正需要這種計劃，我認為這種計劃對於人類和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談平教運動

一

四十年前，晏先生降生在四川。他的家庭也是世代書香，自幼受着文雅教育的薰陶，本來和一般勞苦的平民生活是有距離的。世界上有些國家有世襲的貴族，有的國家有財富上的貴族，但是在中國幾千年來就有着所謂士者貴族。固然，這種讀書人因為他們的天才，憑着個人的能力，往往可以從極貧賤的家庭轉進到學問上的貴族階級。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貴族，却有點像英國的男爵商人，因為他個人的成就，才得到這種尊號，實際並不屬於那般貴族的大家庭。在英國真正的貴族，是一般古老的地主之家，是爵位的世襲者。中國的世代書香也就是在這種意義下面造成一種真正的士者貴族，他們有一種傳統，使他們的兒子甚至女孩子受古典的教育，這種傳統使他們認為用手的勞働是下賤的，一般為衣食勞碌的平民同這般所謂讀書人不是一個階級。

裏的人士者階級專講究修養和禮節。

晏先生就是生長在這種家庭裏面，不過他降生的時代正是中國同西洋交往頻繁的時代，當時一般的風氣，不僅要兒子受古典的訓練，也需要知道一點西洋的新學問。因此這位本來可以皓首窮經，餽饋詩書的青年學者，也被時代推進新的世界生活去了。他後來被遣送赴美留學。

但是造成今日的晏先生，還不止是上述的情境。恰巧他又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精明強幹，於是被選由美國到巴黎參加戰地工作，爲二十萬華工服務。中國人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貢獻就是勞工。就是這般苦力們。這般人既不能讀，又不能寫，但是他們有他們愛不忍離的家庭。他們很需要給他們家裏人寫信。這位青年晏先生正是一天到晚和他們在一塊生活的，於是他們就時常請求晏先生替他們寫家信。

晏先生對於這些苦力們漸漸發生感情，並且在許多方面很佩服他們，很尊重他們。他在國內向來對於這一般人絕少來往，毫無認識，因為他們是屬於另一階級。他們是勞力者，他自己是一個讀書人，學者在普遍長久的傳統下，他也就不加思索地承認了這種階級的區別。但是在民主的法

國，在爲民主而奮鬥的大戰當中，他認識了遠涉重洋由祖國來的這般平民同胞。他發現他們不識字，處處吃虧，看着非常可憐。可是他又發見他們都是身體強健，富有精力，很能用手工工作勞動。他們不能讀不能寫，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罪過，而是從來沒有機會去學，沒有人來教他們。

因爲時常替他們寫家信，他就慢慢發現他們雖是不識字，然而並不是傻子。他們的思想有時很機敏而深刻，他們對於周圍環境的事物也很有一點常識，能夠瞭解，更有活潑幽默而且熱烈的心腸。他們是勤勞而且勇敢的。於是這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立刻感覺到他有這般天資聰明的勞力同胞，不但不是恥辱，實在是可以用驕傲的。他的內心起了很大的衝動。他自己覺得這般人有教的價值。

他就立刻做他們的先生，教他們認字，同時發現他們又聰明又熱心學。他們需要學習，願意學習。他越教他們，越覺得他們實在不應該不識字。他認爲如果能教全中國的平民都識字，真是比甚麼事情都要緊。

但是怎樣來做這件大事呢？中國文字又是這麼繁雜，讀書人費一輩子的功夫還不容易學得

澈底。普通的閱讀，至少須認識五千個單字。他要下決心把這五千字再設法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他在法國的時期已經對於中國文字的簡化有所成就，作為後來平教運動的基礎。他盡他自己的能力把中國人一般常用的字搜羅成為一千個，他就教他們這一千個字。但他們學會這一千字之後，又有甚麼東西可讀呢？他覺得必須再供給他們讀物，因此他就發起辦了一種小報，所以他們學習認識一千字之後，跟着就可以應用於閱讀。這個嘗試當時便完全成功。

×

×

×

其實幾千個華工能識字讀報還不是頂重要的事情。頂重要的乃是這位青年學者從此獲得了一個大的覺悟。他對於這幾千工人獲得識字的快樂受到大的感動。他曾經親眼看到從前他們不識字的痛苦，一旦識了一點點的字，便有這麼大的意義，從此他便確立了新的信念，他說：

「我在巴黎辦華工周報，使這般工人知道對於他們的生活有關係的各項消息，他們一向是盲目地出苦力，連他們自身參加的大戰也是毫無所知。有一天接到一位學會讀報的工人一封信，裏面就這樣寫着：

「晏先生大人尊鑒：自從你辦的報出版以後，天下的事我都知道了。但是你的報每份只賣一
生汀，太便宜了。這樣下去，恐怕你的報就會停辦。我現在附上三百六十五個法郎，這是我三年來在
法國工作貯蓄下來的，請你收下。」

「這件事情使我受了大的感動。我決定用我全部的能力來發展他的生活。『苦力』一詞對
我發生了新的意義。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幫助他解決他的苦痛，發展他的力量。」

從那時起，晏先生對他自己的決定便不曾改變過。他決計回到中國，把他的整個生命獻給他
的平民同胞。

當我還在中國寄居的時候，我就時常聽到他的消息。我當時住的地方和他工作的地方不在
一塊。他起初是在北京工作，後來不知甚麼原因，又搬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定縣去了。到定縣以後，我
就聽說他在進行一個教育的實驗。當時還沒人對這件事去十分注意。中國有這麼多的文盲，你會
有什麼辦法想？一個青年學者在一個小小的縣治以內還會搞出甚麼花樣，當時一般人頗多惡意
的譏諷。

但是我們經常注意着他的消息。他對於全中國已經發生影響，至少他的思想惹起人們的注意。當時我還沒有對於他的本人有很多的認識。他的事業已經是膾炙人口，到處在談論。他是在試驗出一套辦法，使中國人在三十年內都能讀能寫。他的千字課教學法已經開始風行。經別處人們的倣效，只要把教學法和教材扣合起來，也一樣很有效果。

後來又有人告訴我，定縣的工作並不止是一種識字的運動。我有一個胞兄是一位統計學者，對於公共衛生也很有興趣。他到定縣參觀回來說，那裏的運動實在是人民的運動。公共衛生試驗也在那裏進行着呢，好像是在民主政治裏面進行着一種偉大的實驗。我開始對於中國的定縣發生好奇的愛慕，覺得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塊地方，在安靜的奮鬥中努力工作。但是爲甚？只有這一塊地方是如此呢？那一年本想等天氣涼爽一點到定縣去仔細參觀研究一下。

不久日軍侵入中國，接二連三的事件發生，我就匆匆回到美國去了。關於定縣的實驗，好久完全聽不到甚麼消息。後來才聽說在湖南省又有一些新的實驗成立了，我想這和湖南人民對日的英勇抗戰是有關係的。日軍在湖南曾經碰到極堅強的抵抗，經我探聽的結果，才知道湖南的新縣

制正是做照當年定縣的辦法。

不久又聽到晏先生來美的消息，他已經是數次來美國了。美國人都知道他是爲中國平教運動募款的能手。不過那時我還不認識他。

現在二十年後，他又來到美國，這一次我們碰到見面的機會，兩個人彼此都很知道，因爲我們確是志同道合，殊途同歸，大家都認爲任何國家裏面的平民乃是最重要的人民。除非使這般人得到他們應得的生活，全世界不會有快樂和平。在我們兩人的心目中都有着對平民的尊重，而且有堅定的志願爲這般平民努力奮鬥。

晏先生的體態還是顯着當年的英姿。我感覺着他內心的火焰比往年燃燒得更強烈。他還是我們的照路明燈。他的事業已經成了他的生命。今天又從他的生命中發出一切的光亮，他的和藹的微笑，他的莊嚴的禮貌，使他先向你作靜心的傾聽，然而他是在等他的機會來發表他自己的興趣——平民教育。

但是這種興趣現在已今普遍全世界了。在中國，大家對於平民的整個生活已經知道注意。到

今天，晏先生已經不僅在替中國的平民設想，同時也想到全世界的平民。

我們開始了我們的談話，而且是暢談不休。我要來發現究竟是甚麼使他的心靈之火在燃燒。在今天甚至任何時代都不容易發現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完全沒有自私的念頭。晏先生並不比任何人更聰明能幹。但是具有同樣很好的天然稟賦的人們貢獻的太少了。

我覺得他非常的質樸而謙恭。甚至在他的內心含有一種懺悔的意識。他對於他的世代書香之家以及中國的士者階級太不認識中國的平民，使幾千年來平民得不到合理的生活，很覺難過，他深恨一般新舊式的知識階級依然保持着特殊的身份，和平民隔離得很遠。

他很直爽地說：『我就是這般知識階級中的一個，我一直等到在巴黎參加華工服務，幫助五千個苦力和工人，我才認識了我們自己國內的平民。那是我第一次認識人民的苦痛和困難。』

這個青年對我很新鮮。我一向對於中國的一般知識分子就苦於不瞭解，爲甚麼他們瞧不起一般平民。我曾經站在這般平民的立場寫過幾本書。現在我遇到一位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希望完全瞭解他是怎樣的覺悟，並且有甚麼樣的成績。但是我們在紐約這個地方遇到面，實在不容